

# 母亲的“百宝箱”

高延新

在老家正房的角落有一对木制的橱柜。橱柜箱体是桐木打道，每当母亲打开拿东西，总会有一股自然的清香飘出。橱柜四角铜包，正面有一对铜锁“把门”。橱柜通体经岁月洗礼由大红逐渐呈暗红色。箱体正面有七彩牡丹，蝴蝶蜜蜂翩翩飞舞。右上方镶嵌四字“国色天香”，有光一照格外耀眼。背面有一对鸳鸯水中嬉戏，碧波荡漾，幸福相伴。同样位置写有“鸳鸯戏水”四个金字。

橱柜是母亲出嫁的嫁妆。在那个清贫的岁月里，找人打造这么一对橱柜也是价格不菲。一般都是从姑娘定好出嫁的日子起算，家里人就会通知木匠师傅开始打造，从选材到给面整个过程都是靠着日子来，既保证橱柜的质量又不耽误出嫁那天用。（新婚新娘嫁妆，橱柜也是新打造的。）那年代，姑娘出嫁同样是大事，家境虽然清贫，但是同样想法设法给姑娘一个满意，后来听娘说，这对橱柜是外婆用两袋子豆子换来的。

打我记事起，这对橱柜之“谜”就存在着。只要母亲把橱柜打开，肯定会给我们姊妹几个带来惊喜。当然，有了这对橱柜，母亲也变得小气了。父亲外出打工带回的干果也好，家里来客人带来的饼干罐头也罢，通通被母

亲锁了进去。农家人大事小节而动辄紧张，橱柜里的东西也随“水涨船高”。再后来，母亲把纳的千层布鞋，织的老粗布，甚至一年家里的收入一并放入了橱柜，一来二去，这对橱柜在我们孩子眼中成了“百宝箱”。虽然东西多样复杂，但是母亲分类有序，关键母亲还有一个好的记忆。那个箱子放有啥，她是门清。

从小到大，房子翻盖数次，橱柜也随之被移来移去，当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。每当搬一次，母亲都会湿布抹了干布擦，打理好几遍。看到有磕碰那叫一个心疼。相比这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橱柜也遭受过几次大“劫难”。

清贫的岁月里，人们过惯了“一穷二白”的日子，孩子们都“馋”出了花，想着法的“糟吃”。当然母亲的这对“百宝箱”成了我们孩子们的打击目标。周末，当家里大人都在下地干活，我们就独霸天下，为了能找到橱柜的钥匙，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才得找到钥匙。头几次，我们偷偷从里面拿点吃的，被母亲发现后，母亲也没说啥，只是把钥匙挪了位置。我们不甘心，后来找不到钥匙，直接拿来螺丝刀把箱子撬开了，吃了放在里面的果子，喝了一瓶葡萄酒。刚开始喝那葡萄酒酸甜可口，谁知那葡萄酒后劲真大，我们几个孩子都

晕在了床上。等母亲回到家看到被我们撬坏的橱柜，扔在地上的葡萄酒，再看着我们几个睡在床上的孩子不住地摇头。当然，等我们醒过来，母亲的一顿责骂是不可避免的。谁让我们撬坏了母亲的“百宝箱”。

“心疼归心疼，这也怨不得孩子们，缺衣少食的日子里，孩子们也很是可怜。”父亲一边地修着橱柜一边说。

还记得有一次，也是刚搬家不久，落在角落里的两个箱子边缘竟然被进屋的老鼠给咬坏了。这次母亲更心疼了，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了那只老鼠身上。窗户门都关上，在邻居家借来一只猫，等了一天也没见猫逮着老鼠。后来母亲又买来老鼠药，借来那种半月形的老鼠夹子，还是一元一只。眼看老鼠药却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最后母亲决定来一次彻底大扫除。挖地三尺，也要把这“小畜生”给扫出来。大人忙，小孩子跟着捣乱。别说，这一次大扫除还真有收获，虽然有点累，也算找到了老鼠的老巢。气急败坏的孩子拿来暖瓶，向老鼠洞倒热水，最终还是把那只大老鼠给逼了出来。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”舞剑舞棒，老人孩子齐上阵，那场面想想都够劲。老鼠最终“伏法”，“老巢”也被端。母亲又让父亲给这对橱柜做了一对

底座。这样相比橱柜落在地上更加放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走进了校园。两星期一回家，都是上学临走母亲才会打开橱柜，给我们拿新鞋，新床单，还有几十元的生活费用。“百宝箱”里也开始变得单一了。我凑过去扒拉扒拉除了成卷的老粗布，几十双布鞋，说再看见有什么东西。母亲说我们大了，橱柜里不再藏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替出来给你多纳几双鞋，多纳几床床单等你们成家会用到。往后的多少年，母亲一有空闲就纳鞋底，织布，两个橱柜被塞得满满的。上学那会我不爱穿那些穿名牌运动鞋的孩子（当然羡慕也没啥用）。母亲给我放上两双布鞋，我替换着穿，感觉很舒服，而且没有脚臭味。床单也是母亲亲手织的老粗布，格外舒服。几位同学说我是“老土”，我不这样认为，我感觉这是母亲藏在橱柜里的东西，一定是最好的东西。

休学回家，远在东营的母亲打来电话，说让给她打开橱柜，晾晒一下里面的几床被子。按照母亲的要求我打开了多年没见的橱柜。橱柜打开后也没有多少东西了，只有几床被子，还有两套非常体面的“寿衣”压箱底。那成卷的老粗布给我们做了被子，布鞋我们这些年也一直穿着。看

到这里我的眼睛是湿润的。这曾经让我们拼了命去打开的橱柜，如今却再也不愿去打开它，触碰它。母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孩子们，我们却却无以回报。

当我们离家走上工作岗位时，我们不单是疏远了这角落里的一个橱柜，还有家里那两位两鬓斑白，走路蹒跚的老人。她们把全部都给了我们，到最后还不想拖累孩子，为自己准备好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父母。

当我们把被子晾晒好，放回橱柜后，诸大的橱柜半满不溢，怎么看怎么不得劲。一旁的妻子建议不能让橱柜这样半空着，说着她去锁上给母亲挑了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并建议我把公司奖励的那几件四件套也给放进去。这样母亲在打开橱柜就不会直接看到里面的“寿衣”。平时虎头虎脑的妻子这一刻突然心如针扎。妻子一番话让我如梦初醒。对啊，只有让里面的东西多起来，那才叫“百宝箱”，只有把爱填满，老人们心里才不会空虚寂寞。

橱柜塞好，两个小锁锁好，我给远在东营的母亲打去电话，此时此刻，我竟然不知道再跟父母说些什么。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。请多回家看看，看看你们母亲的“百宝箱”是不是也空了，试着用爱填满它。

幼时母亲每次回姥姥家都说回家，那时候不理解，明明在家里，还要回家。如今，我早已超过母亲当时的年纪，特殊的节日也说回家。父亲在时，每年中秋节回家，父亲不在了，改为中秋节。母亲跟着我和妹妹生活，也一起回家，但不再是姥姥家，而是我们的家。

老屋已经破败不堪，院墙已经倒塌，可能拾荒者或者是顽皮的孩子进去翻找过，东西散落在地，老公和儿子说进去看看吧，看一下你妈妈生活过的地方，在一个敞开的木箱子里看到这些书，应该是父亲细心保存下来的，有我和妹妹的读书笔记，还有父亲自己的一些书，那是关于他的信仰的。父亲是个好党员，我也曾是个好党员，儿子说我的笔记很工整，发给他医学院的同学炫耀了一下。还有那些书信，有教书，也有同学写的，信封上有我的曾用名，一直用到上大学，但是老家户口是现在这个，大学毕业后改了名，儿子说这还是原来的名字帅气。我说让人算过卦，那个利事业，这个利婚姻啊，许是名字改了，性格会变，我还是做个小妇人比较好吧。老公说找找看有没有写给你妈妈的情书，儿子翻过后说妈妈应该是那个好学生，灭绝师太级别的。我也顺手翻了一下，一个同学写道，我要写长篇小说了，这个暑假就开始。如今三十年过去了，不知道完稿了没有？很想拜读一下呢。

今年侄子、外甥、外甥女都考上大学，加上大一的

儿子都是大学生了，算是光耀门楣了，也是父亲曾经期盼已久的。还记得儿子出生后第一次带他回家，姥爷在他眉心点了一个墨点，说要他带了姥爷家的墨水去。如今父亲、爷爷、奶奶、三叔都已经作古，看着二叔、弟弟与父亲在时的容颜越发想象了，那是血脉相连的样子。有弟弟、弟媳的热情招待，倍感温暖，婶婶和母亲一样善良，单薄，又老了些，都说姑侄女亲，忍不住再抱抱姑姑一下，以前都说我长得像姑姑，事实证明我没长那么高，很是遗憾。

家祭无忘告乃翁，如今孩子们大的已经上大学，小点的也很努力，日子啊也比以前好了。母亲，姑，叔也康泰，父亲曾经期盼的好日子来了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大哭一场，就像小时候许久不见，扑在父母怀里大哭一样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，离家并不遥远，仅仅百里，可天天忙，很少回家。姑姑婶婶，姊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四叔默默下地割来了自家种的茄子。仿佛又回到幼时，奶奶铺上席子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场景，父亲兄妹七个，再加上我们这些孩子们（曾经也是）那可是一大窝呢。天晚了，要走了，老公细心的把那些书信捎了回来，说是我儿时的记忆，怕老鼠倒了埋在里面，原本我是想让它们留在曾经发生的地方，我老家的记忆里……



国画 田淑忠

## 冬天的修饰词 (外二首)

孟令新

### 冬夜曲

用定语来打量一棵树，一座桥，沉默不语的芦苇荡。它们的静止也是这冬日的一部分。用动词来捧出一只飞翔的大鸟，拉车的黄牛，一匹奔腾的骏马，它们那喜加的喜世啊。说出这冬日对谁，可有可无？而又对谁是不能缺失的一种爱。这样的爱在一场雪的白里，愈发地庄重，神圣，点燃燎原之火。用形容词来说出年轻的轻，以及衰老的老。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又何必在意。忽然降临的伤悲，即停即走的幸福呢。我们小，小不过一只蚂蚁的卑微。我们大，大不过一座高山的巍峨。还要怎么来描述这冬天是尘世上的一支短笛。我把用旧的落日和炊烟都统统赶进河里去。哦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好了。举目眺望，我们就会看见远方的远，和浩瀚的星空。

公园里的歌声忽高又忽低。这生活中的咏叹调，既真实，又虚无。无从提起的，是万物各自不同的来路与归宿……而此时水的光影里倒映着，天上的星辰。寂寞地喜欢上这尘世中的一切。冬夜的轻柔 and 空旷。我爱这生活的简单和直接了当的喜欢，喜欢和爱是对等的。没有距离的，就像此刻我听得见，你的呼吸。看得见，我的笑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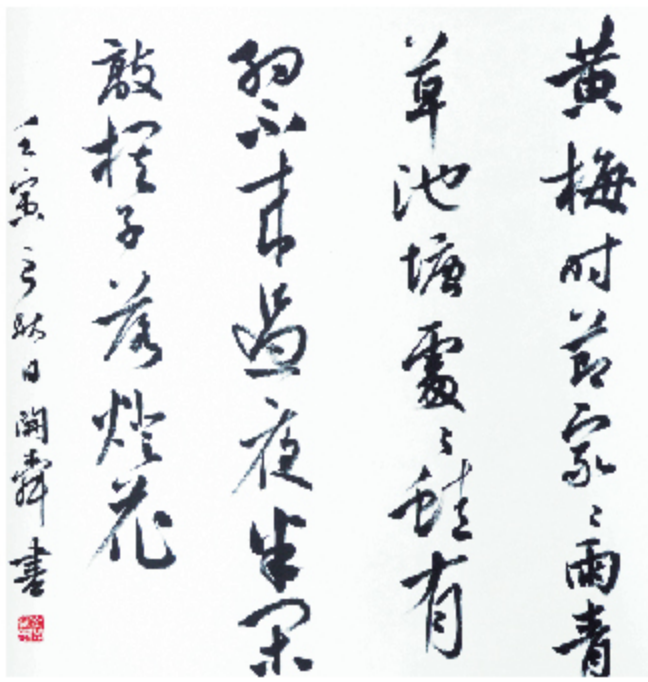
暮色里，有两三声鸟鸣从半空中落到树枝上。寂静在寂静中荡漾开来……502 房间里的灯还亮着。我抬起右手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寒冬辞

我一想到冬天，就有一棵棵大白菜从一场大雪里探出头来。我一想到大雪，就仿佛听见

无家可归的北风在一遍又一遍地抽打着木门……这些年代已远的，仍带着自身体湿的旧事物，此刻正从鲁北乡下打马飞驰而来。马蹄声声，马蹄声声。天冷了，在户人家好过冬。父亲的话是时间里的一根银针。在时间里，扎疼了我。火炉旁的母亲什么也没有说。她低着头，她的儿子，此刻在千里之外。从院子里飞到树枝上的花喜鹊。叽叽喳喳。叽叽喳喳。村子里的喇叭吹起来，锣鼓敲起来。有时候是喜事。有时候是白事。这在乡下平常，亦是无常。新人都带着欢喜，而故人，早已不知所踪。

瘦到骨子里的冬天。最容易迷失在黑夜里。落下的雪，无法掩饰它的白。吹过的寒风，带走它的虚无。



书法 李开舜

## 花儿不是娘的收成 (外二首)

刘清海

摘一朵晚秋月季当作我的春天。春已远去，在来年的风里等候。那时，地球在漫天星海飞逝。我在田野的雨中回首。

月季花在手心里渐渐枯萎。我在岁月里一天天消瘦。曾经的童年五彩斑斓。那时的娘也那么年轻，那么温暖。在娘的怀里，每一天清晨，懒得醒来。

眷恋春天，也眷恋春天。那一年，爹和娘以虔诚的方式向庄稼行礼，他们已弯不下腰身。用指甲戳破塑料地膜。露出一棵棵嫩苗，然后抓把土把苗儿培正。我也跪下。陪在爹娘的身旁。

思念，把远方望成遥远。遥远，把家乡映在眼前。

爹娘的院中有一树花。那些花儿远远比街上的月季好看。有一天我在树下仰视。娘说，傻孩子看啥呀。秋后的果子还早呢。

花儿不是娘的收成。儿不懂娘的心愿。望着遍地棉花开成花海。这是娘的果儿，可是这一切一切成了永远……

阴与阳

不是所有的花儿都结果。不是所有的修行都成仙。

花分雌雄，地有南北。太极图是一幅阴阳鱼。

月的阴柔，日的阳刚。阴柔阳刚也像女人男人。

神农氏不解地问道。染病的是阴了还是阳了？

下午，王老又跟在云珊的后面，走哪儿跟哪儿。云珊说：“王爷爷，别跟着俺行吗，下楼梯、有台阶的地方咋办，听话啊，我放下床单回来找你玩。”云珊，是参加工作不久的护理员。

王老还是跟着，边跟边嘟囔：“你得跟我去给老长包个，再睡，我拖着你去。”他说话时很严肃，上前抓云珊的手已经伸出。云珊立即停下脚步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
于茜，是护理部主任，护理经验丰富，王老的情况掌握的很清楚（认知症人士：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部队，而且是年轻时）。看到此景大声说：“王某某（王老的名字），稍息立正！老长有任务给你，马上返回待命。”王老听到此话，马上稍息立正，还朝某个方向敬礼，转身往自己的住处走去，他的门上写着冲锋号，他认得。

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挂着五枚军功章的锦旗，那是王老的宝贝，是王老安静不乱的法宝，更是他唯一认得的物品，放到眼前的钱他不认得，儿子女儿侄女一准陌生。

他更记不起自己的儿女每天来探望，不知道吃没吃饭、拉没拉屎。家属和护理人员习以为常了，生活和起居照料上非常周到。王老脾气轴的很，不定在想啥的事（记忆中最强硬的事），非去做不行，九匹马拉起来也拉不了。只有“稍息立正”老长（虚拟）的命令，能立即奏效。家属

们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，通过他的行为和只言片语猜测到：在他和战友用青春的鲜血，保家卫国的岁月里，老长为了新中国，为了掩护他和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王老永远无条件地服从老长的命令！这段记忆部分片段被老人清晰地保存着。

小学生们来看他，问他军功章的来历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老长和他们一起那场战役激烈，那场战役精彩，小朋友们都听得入迷了。可他讲不清老长是否牺牲，坚定地认为老长还和他一起住在纪念馆，军功章是他们老集体荣誉。因此他的心愿：斩钉截铁地执行老长的命令！

为此，于茜常常组织公益性活动，帮助像王老一样的英雄们，尽最大努力寻找他们的规律性，减轻因近记忆丧失带来的困境，也让学生们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！

安托好王叔，于茜问云珊：“老长怎么样，下床了吗？”云珊说：“没有，三天了，下不了床，吃得也少，医生说近百岁的老人，随时可能出现险情。”

听云珊的答复，于茜赶紧往老长房间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云珊，你赶紧把院长也叫过来吧，另外让院长把小陈、小孙两个年轻人带过来。搞搞老人活着的活质量，让老人有尊严的活着，是咱的本分，帮老人优雅的老去是使命。”于茜叮嘱着云珊，把老长的心愿说得透彻。

王老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消瘦的脸上额头骨很突出，眼眶、牙床也出现凹陷，睁着

的眼睛有些浑浊，保姆 24 小时守护在身边，小声地哄着他：“喝口奶行吗？”没有回应。

于茜和两个年轻人几乎是同时到达，急急匆匆的脚步声也没引起于茜的兴致，依然如旧。门外有个声音传来：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新兵到了没有？”小陈和小孙齐声说：“到！”

床上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老长好像要坐起来的姿势。保姆和于茜赶紧扶起他，直指轮椅轻声地问：“是想坐那儿吗？”

老长点点头。等他坐好后，两人人挺胸站直，双脚立正站，于茜敬礼、声音一致：“新兵向老兵敬礼！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新兵请老兵安排任务！”

于茜的眼睛顿时亮了，拨开保姆和于茜的手，要站起来。俩年轻人四手扶着他，他的手背说：老兵您辛苦了！坐着就行，你放心，新兵一定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！

这天老长喝了奶！手指上挂着大合照，骄傲地微笑。照片正中间是朱德总司令、王震将军，李老打着，指着，无言地讲着解放新疆、抗美援朝等故事。仿佛冲锋号吹起，总攻战打响，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群里，是自己和亲爱的战友，战斗结束首长把军功章挂在自己的胸前，还有南泥湾歌声里“鲜花送模范”情景。军功章是他的命根子，一直藏在枕头里，睡前摸摸它才能入睡。

李老弥留之际嘴里总念叨，却发不出声

## 心愿

李红

的眼睛有些浑浊，保姆 24 小时守护在身边，小声地哄着他：“喝口奶行吗？”没有回应。

于茜和两个年轻人几乎是同时到达，急急匆匆的脚步声也没引起于茜的兴致，依然如旧。门外有个声音传来：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新兵到了没有？”小陈和小孙齐声说：“到！”

床上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老长好像要坐起来的姿势。保姆和于茜赶紧扶起他，直指轮椅轻声地问：“是想坐那儿吗？”

老长点点头。等他坐好后，两人人挺胸站直，双脚立正站，于茜敬礼、声音一致：“新兵向老兵敬礼！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新兵请老兵安排任务！”

于茜的眼睛顿时亮了，拨开保姆和于茜的手，要站起来。俩年轻人四手扶着他，他的手背说：老兵您辛苦了！坐着就行，你放心，新兵一定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！

这天老长喝了奶！手指上挂着大合照，骄傲地微笑。照片正中间是朱德总司令、王震将军，李老打着，指着，无言地讲着解放新疆、抗美援朝等故事。仿佛冲锋号吹起，总攻战打响，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群里，是自己和亲爱的战友，战斗结束首长把军功章挂在自己的胸前，还有南泥湾歌声里“鲜花送模范”情景。军功章是他的命根子，一直藏在枕头里，睡前摸摸它才能入睡。

李老弥留之际嘴里总念叨，却发不出声

音，家属和亲戚也不知所措。所有护理人员想了很长时间也不知如何。忽然李老的眼睛睁了睁，时间非常短暂，恰好被子看到，她注意到老人家努力看的方向，是那张带有军功章的照片，于是轻声地附着老人的耳朵说：“我帮您把军功章带上吧！”

这时，大伙都看到老人的手动了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老人的手里握着一枚五星的军功章。于茜小心翼翼地一边说一边让老人松开手：“我能完成任务！”老人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伸开后，于茜赶紧把军功章别在老人胸口位置，轻轻地抚摸着让老人家感受着：军功章在他的心尖！于茜附耳又说：“爷爷，我给您戴好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另一旁的医生哽咽着说：“老人走了，大家节哀！”

众人心疼地看着老人时，突然发现已经合上的眼睛，有两行泪珠顺着老人的眼角流下来，而脸上却是慈祥地微笑、满足地微笑。临终关怀护理的人知道，人的器官失灵最后一位的是耳朵，老人听见了于茜的话，心愿了却！

于茜眼里闪着泪光，敬佩地看泪流不止的王老，赞许：一定成为她那样的人。

军功章何尝不是所有人心灵最敬重、最神圣的！是信仰，是虔诚的爱国之情呢！